

叙古啓明讀禪宗正脉法

達磨西來

勸一

馬祖大師示衆其畧云達磨西來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衆生心地

非無知解

勸一

歸宗和尚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湧泉云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保輪迴去在爲何如此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

有事商量

趙州和尚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黃龍南禪師告

慈明曰此心未穩乞爲指示慈明曰既如是則坐而商量

深究洪規

薦福古禪師嘗叅大光玄福嚴雅無有可其意者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

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

得個入頭

大慧禪師曰山僧十三歲出家早知有此事雖在村院裏常要會諸家語錄看雖理會未得然便喜雲門睦州說話汝

等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既得箇入

頭不得孤負老僧云云明明向汝道尚

自不會豈况盖覆將來

漸有開廓

空谷和尚僧問師之省處與我說為未

世之標格空曰某謁南極古拙及衆知識皆今參趙州無字又而無省偶見五燈會元中祖師活機用心漸有開廓古人機用我已識之矣又問人天眼目聖嚴集可看否空曰可也

勸

二

法在汝邊

淨名云此法即見聞覺知學不得若離見聞覺知亦不得到這裡須知有一條活路若識得這活路法在汝邊

遲速不同

老宿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
立地待汝構去古塔主云利根者畫時
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
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叅

常習坐禪

馬祖在衡岳山常習坐禪南嶽嘗以磨
輒作鏡而諭之乃曰若執坐相非達其
理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
在體無去住妙喜曰我只要你行亦禪
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諸方說靜了

方悟我是悟了方靜不敢相瞞未悟時
心識紛飛悟了方貼貼地

不明大理

德山和尚云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
裏過來只是能行底屎橛不曾遇着好

勸一

三

人便即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
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你
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圓通云道
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無事切須尋究
玄沙云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

工夫之說

幻住和尚云前代諸尊宿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又云古人於叅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切當而學者例於此說

問處求證

佛眼云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語將爲事究明令徹去不似今人胡亂問越口荅取笑達者

簡集之意

卷以五燈會元浩繁難讀多有機緣峻險譬立萬仞上根吐舌中下罔措用是唯取顯明簡直者使人易曉去取無定簡集成編且如會元本集中牛頭山法融禪師若干人則總題四祖大醫禪師

旁出法嗣于其前今正脉中各以四祖旁出標于上他可類推上堂示衆甚有切於人者輒以愚意畧加標首如史鑑然以便尋討

去繁就簡

是集一依五燈會元並不故有所更改也間有生緣神異叅謁問話繁者不敢備錄然亦有束而簡之之處

體會機緣

看機緣須看它師家問處學者答處如

勸一

四

何即是如何則不是自有入處既得入處烏有峻險簡直顯明者哉

隨宜叅用

凡機緣上安字則指圓悟禪師評唱若安字則頌古聯珠有此或機緣頌

古有及會元無出者意句圓妙則如卷鶴望後流當立大志亦草率不得須將諸祖頌古通集碧巖集人天眼目彼此尋究相助顯發

古今例同

或曰五燈會元是佛祖心髓孰敢妄分優劣而去取無定耶曰子豈不見五燈是五家之作今爲會元哉碧巖集祖師機緣唯取一百則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四百餘人前人頌之集之豈不知有一

千七百人善知識耶譬彼病革矣當求速効之方可也余之簡集無它每見同學懼繁弗覽正恐大法湮微故強為是編俾易覽易精而得入悟門者則不以我為非歟正管庵所謂知我罪我其唯

勸一

五

此集矣

叙古啓明讀法終

禪宗正脉卷第一

佛祖

釋迦牟尼佛初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

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

太平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

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

便下座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

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

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

悲李

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
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遠女人
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
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
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

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
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
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
子於是從定而出^①世尊因波斯匿王
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

勝義

不定法

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
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
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
聽是名爲一義二義^②世尊因外道問
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

勸一

六

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
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
定^③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道
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
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④世

普眼
三度
入定

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
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
賢不可得見而來自佛佛曰汝但於靜
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
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殊處
變

④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
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
殊迦葉應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
迦葉汝擬擯耶箇文殊迦葉無對④世
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

隨
墮

隨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
曰我以一物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
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
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
天眾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

勸

七

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
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
處處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
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
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

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

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

阿羅漢

梵志

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世尊因黑氏

梵志運神力以左右下擊合觀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着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着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着梵志曰世尊

生音

恚毒

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
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
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
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

擗

八

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
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
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
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
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

布髮
泥

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
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
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
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
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
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
云何殺世尊敲髑髏問耆婆生何道
曰生人道又敲一生何道曰生天又敲
一耆罔措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
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眾乃指

林苑資

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眾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挿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師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

勸一

九

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

毒藥

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固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憐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

能免產難殃岨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異事白佛佛告殃岨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岨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世尊至

^{多子塔前}付法

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

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冑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

契悟

勸一

十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

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頌古精異

西天祖師 二祖阿難尊者 ① 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

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

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

着

西天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

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

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

者子名曰香象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

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

家非為身心尊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

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

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

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

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

物

十一

西天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② 九祖伏馱密多問

祖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

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

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

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

本心非合亦非離

西天祖師十祖脇尊者○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

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
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
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

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即與剃度付法說
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
真法無行亦無止

西天祖師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尋詣波羅柰國有
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

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
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
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
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
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

西天祖師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
信福業祖為說法通相謂曰人有福業
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祖曰汝
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
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

佛性
體相

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敢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

勸一

十二

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眾聞偈頓悟無生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西吳
禪歸

等歸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祖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

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迺問其故祖曰汝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為

第一九三册

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
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
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
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
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

勸一

十三

願捨次子隨師出家

西天
祖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行化至摩提國見
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
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
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

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
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
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
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
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授

疑鈴

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
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
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
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
子而誰即付法眼

西天
祖師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至中天竺國有大
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
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
孱家父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
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

善惡
三時

善惡
三時

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
暴壽逆吉義凶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
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
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
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
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
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
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
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祖乃付法

勸一

十四

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
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
來見性之句汝宜傳布後學

聖師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
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

第一九三册

彼有學衆為尚辯論為之首者名婆修
 盤頭此云常一時不卧六時禮佛清淨
 無欲為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
 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
 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

善
 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
 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
 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
 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
 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

即意

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
 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
 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
 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
 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

勸一

十五

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
 於智者月淨記我非父當證斯陀舍果
 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
 禮謁師叱我曰童子輕父一何鄙哉時
 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

得

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
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
風如響况今獲飲無上甘露而返生熱
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
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
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
竟

西天
祖師

二十三祖鶴勒尊者年七歲遊行聚落觀
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
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有

師子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用
何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
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
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
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
慧

西天
祖師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自得法遊方至罽賓
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
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

第一九三册

漢
五衆

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
聞四衆被責憤悻而來祖曰仁者習定
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
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有處所
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

勸一

十六

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
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
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
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
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

學
聖

原
實

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
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
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
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
因罽賓國王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
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
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
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恠於頭王即揮
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
旋亦墮地

禪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

初

十七

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

三王子辨珠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印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

第一九三册

請

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
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眾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

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跡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

般若多羅

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

勸一

十八

變

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特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

天羅

案

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眾甚盛祖喟然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况復支離繁興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乃至寂靜宗所彼各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覺經三寶

鑑

而六眾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眾[◎]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因問波羅提尊者^{無相何宗首}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勸一}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

第一九三册

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眼曰
 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
 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
 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祖念

帝
 望
 金
 廢

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沉重溟凡三周
 寒暑造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
 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
 禮迎接表聞 武帝帝覽奏遣使贊詔
 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

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
 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
 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
 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
 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

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
 不領悟項古上云師遂折蘆游江至魏
 人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
 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
 他亦不回祖知機不契潛回江北屈于

少林

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
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
之測謂之辟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
者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
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

勸

二十

佛

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獻
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
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
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逮明積雪過
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

臂

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
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
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
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
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
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
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
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
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
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忘

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
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
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
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

勸

示

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
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
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
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
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

三拜
得髓

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
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
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
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
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
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
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
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
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
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

經佛

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
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
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
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
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

五度

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
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
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
海越漢為汝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
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雙履

為二祖說法抵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
心如塊壁可以入道慧不可說無念心
體未契理祖我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
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言已端居
是諸佛所傳心體受無疑也
而逝○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
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見

物一

二十三

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
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
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為之驚嘆奉
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初梁武遇
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

第一九三册

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
宗蓋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聖祖}慧可大師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
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
法嗣續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

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
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
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
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
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

罪忘
心滅

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
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
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
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於
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

勸一

二十三

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
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
守護無令斷絕

^{聖祖}僧璨大師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
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

信
不識
言

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
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
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
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

信

脫手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祖屢試
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祖信心
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
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
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

不識
言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盲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
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
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
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
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
照失宗須更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
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
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
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

第一九三册

各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沈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
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蘊寧有
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
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

勸

二十四

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道遙絕惱繫念乖
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
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
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着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

愚人
白釋

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
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
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
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
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
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執則契
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
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
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

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
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
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
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
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勸一

二十五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
今

四道信大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
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
席者僅六十年後住破頭山學侶雲臻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一
枝

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
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
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
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
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
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以至
付法傳衣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
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
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弘
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

第一九三册

三却
天書

祖曰善後貞觀癸卯歲 太宗嚮師道
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
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
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
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

欽慕就賜珎繒以遂其志

火土
五祖

弘忍大師蘄州黃梅人也 先為破頭山
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
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
僕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

我松
道者
寄宿

素摩

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
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
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
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慵紡里中
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

勸一

三其

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
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
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
七種相不速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
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

亦

亦

可辨

名聲心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
 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
 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盧
 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
 乃訶曰着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
 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
 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
 可徒記吾言持為己任汝等各自隨意
 述一偈若語意豈符則衣法皆付時會
 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

亦

勸

于七

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專秀曷敢當之
 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
 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
 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
 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
 修行亦得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
 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
 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
 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
 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為誦盧良久

盧和

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

鏡

無樹明鏡亦非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斯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即以三鼓入室祖

崇

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

受法衣而

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獨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

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

勸一

天

邁大衆莫知

聖 慧能大師造黃梅之東山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旛

印宗
微風
搖旛

聞二僧對論一日旛動一日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微風旛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祖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會

中宗
神龍
元年
詔
請
薛
簡
辭
疾

諸名德為之剃髮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後返曹谿雨大法兩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

卷一

二十九

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

蓄蓄

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

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

三乘
小見
大乘
九解

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
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
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
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
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
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
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
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
曰道簡曰諦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
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二相
禪

二建
禪

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
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
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
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
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
○祖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
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
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
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
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

物一

三千

第一九三册

一行

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
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
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
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
入具二三昧加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

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
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
子遇茲雷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决獲
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
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

長
不
水

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
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
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
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
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

勸

三十一

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
隨緣好去嘗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卧
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
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要若
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偈曰慧能沒

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
麼長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門人記錄
目為壇經盛行于世

禪宗正脉卷第一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